

肝主枢作用探析

陈树平 指导 钱林超 厦门大学医学院中医系 (361005)

关键词: 肝脏; 生理功能; 枢纽作用; 中医基础理论

doi: 10.3969/j.issn.1003-8914.2009.01.002 文章编号: 1003-8914(2009)-01-0003-02

脏腑气机升降之枢纽从古至今言于脾胃,即脾升胃降。然肝胆居中焦,并列于脾胃之右,其气主乎疏泄,上通下达,内外出入,旁调中州,故肝对脏腑气机以及全身气血津液乃至神志活动的疏调作用诚不容置否。本文试就肝在气血运行、神志、情志活动以及水液代谢方面的“枢纽”作用,略做探析。

1 肝为调气之枢

三焦包罗诸脏,为诸气运行之通道。中焦为其要冲,是承上启下之枢纽。唐容川^[1]云:“三焦之源,上连肝气胆气。”肝(胆)对三焦气机的运行起着重大的枢纽作用。正如《读医随笔》所说:“凡脏腑十二经之气化,皆必藉肝胆之气以鼓舞之,使得调畅而不病。”《素问·阴阳类论篇》云:“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是脉之主时,臣以其脏为最贵。四时之序,以春为首,五脏之气,惟肝应之,故上言意以肝脏为最贵。”是以肺之宣降,心之主血,脾之运化,肾之气化,无不赖于肝气之枢的协调和气机之通畅^[2]。

肺居上焦而主气,所主之气藉肝之疏调而得以正常宣降。肝升肺降,肝气的升发有助于肺气的肃降,升降协调,则能调畅全身气机;肝主疏泄,肺主治节。疏泄正常,则治节有度。若肝气郁滞,气枢不和,则肺气必为不利而做喘息、胸满等症。《医学入门·喘》所说:“惊扰气郁,惕惕闷闷,引息鼻张,气喘,呼吸急促而无痰声者”。《素问·经别论》的“有所坠恐,喘出于肝。”以及《素问·咳论》所曰:“肝咳之状,咳而胸胁下痛”等,均揭示了肝气不和,使肺失宣降而致咳喘之机制。

张锡纯认为,在人身这个小天地中最关键的是气化,其中肝主一身之里,主持气化。如人体阴阳的协调,气的升降出入,先后二天的互济,心肾的交通,以及气血的生化等皆由肝主气化来完成。肝主疏泄,木之性可上可下,与气海相连,故能宣通先天之元气,以敷布于周身。木之条上达,木之根下达,肝气上则助心气之宣通;肝气下则助肾气之气化。如大怒伤肝,气机悖逆,上乘及心,心气为之逆乱,则为惊悸、怔忡,甚至昏迷等证。《难经·十八难》云:“假令心脉急甚者,肝邪干心也。”《灵枢·杂病》亦云:“心痛引小腹满……刺足厥阴。”均以说明肝之气枢失常,上病及心之证机所在。

而《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说:“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指出男子精液的贮藏与排泄,是肝肾二脏之气的闭藏与疏泄作用相互协调的结果。^[3]

脾胃位于中焦,为气机升降之枢纽,而肝气的正常疏泄,是脾胃气机升降协调的重要条件。故《素问·宝命全形论》言:“土得木而达”。只有肝气和顺,气枢常运,脾胃升降方得调和无恙,共成“中焦如沕”之功。正如唐容川^[4]所云:“木之性主于疏泄,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之气以疏达之,而水谷乃化。”假设肝之清阳不升,则不能疏泄水谷,渗泄中满之证亦常出现。而且肝气主升,胆气主降,非肝气的升发则脾气不升,非胆气的下降则胃气不降。所以肝气上行则脾气自随之上升;胆气下行则胃气自随之下降也。胆附于肝,胆气的下移又是肝之疏泄的结果。

2 肝为调血之枢

心位上焦,主司血脉。肝主藏血,肝血充足,贮调相宜,则心有所主;是以心气推动血液运行周身,需要肝气的条达。若肝气郁滞,气枢失和,则宗气不畅,心血为之郁阻,常致胸痹、心痛等;《血证论》曰:“肝主藏血,血生于心。下行胞中是为血海。凡周身之血,总视血海为治乱,血海不扰,则周身之血,无不随之而安。肝经主其部分,故肝藏血焉。至其所能藏之故,则以肝属木,木气冲和条达,不致遏郁,则血脉得畅。”如气枢失调,肝气冲乱,则“血横决,吐衄,错经,血病诸证作焉。”这即是对肝气枢调血液的最好说明。唐氏^[5]治血证主张“里者,和其肝气。”并用小柴胡汤加当归、赤芍、牡丹皮、桃仁等,治疗淤血在经络脏腑间、周身上下疼痛。肝的疏泄不仅关系到血液的正常运行,而且对全身血量的调节也起重要作用。当机体活动剧烈或情绪激动时,肝脏就通过肝气的疏泄作用将所贮藏的血液向外周输布,以供机体的需要。当人体处于安静或情绪稳定时,机体外周对血液的需求量相对减少,部分血液便又归藏于肝。^[6]《素问·五藏生成》说:“人卧血归于肝”,王冰注解:“肝藏血,心行之,人动则血运于诸经,人静则血归于肝脏。何者?肝主血海故也。”

在和血止血中缪希雍则强调“宜养肝不宜伐肝”,“宜降气不宜降火”的养肝柔肝、顺降肝气的止血大法。

通过养肝体降肝气使肝血能得到进一步潜藏,周身的血液也因此更好地回藏于肝以减少出血的量并达到止血目的。即“养肝则肝气平而血有所归,伐之则肝虚不能养血,血愈不止”。^[7]由此都足以说明,肝在人体血液运行中的重要中枢作用。“肝体阴用阳”是肝脏的一个重要的生理特性,血者,阴也,气者,阳也。肝主藏血,肝赖血养,故云体阴,然肝主疏泄,气为阳,肝血又赖肝气以调和,故云用阳。可见肝的“气枢”与“调血”是相辅相成的。

3 肝为调志之枢

“志”包括情志和神志两个方面。“肝者,魂之居也。”(《素问·五脏生成篇》)。而《素问·八正神明论》中亦云“血气者,人之神也”。可见神的物质基础是气血,而肝为调气调血之枢,神为心之主而调之在肝。肝位中焦主疏泄,心主神志,疏泄有度,则心神安藏。肝条达情志,情志以血(精)为本,以气为用,需借助气的推动。杨善上云:“肝脏……主守神气出入,通塞悲乐。”也说明了肝气对情志、神志的调达作用。若肝胆气枢失和,则常出现惊狂、癡郁等情志、神志失常性疾病。治疗时也当重视条畅肝气,如《伤寒论》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治疗胸满、烦惊、谵语之证即属此义。血液是神志活动的主要物质基础,《灵枢·营卫生会》说:“血者,神气也。”肝藏血,心主血脉,肝贮藏一定的血液为心主血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而保证了神志活动的正常进行。《素问·灵兰秘典论》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肝者,将军之官,决断出焉”,只有肝与心的相互配合,才能共同完成精神、意识、思维等神志活动。《医碥·郁》中提到:“郁而不舒,则皆肝木之病矣”。故郁病多调肝,而调肝诸法莫过于“木郁达之”(《素问·至真要大论篇》)。然“郁病虽多。皆因气不周流,法当顺气为先”。(《证治汇补》)可见治郁的关键主要在于“疏肝理气”,所以王旭高治肝三十法中首立此法。赵献可《医贯》云:予以一方治木郁,则诸郁皆因而愈,一方者何?逍遥散是也。由此可见,疏肝理气,畅达气之枢机,对于情志诸病,有着积极的治疗意义。

4 肝为调水之枢

肾居下焦,主水。水虽赖于肾阳的蒸化,但与肝气之枢达亦不无关系。气可化水,又可行水摄津,而水液运行依气之推动,随气机的升降出入,凡水津所至,气无不至。肝为三焦气机之枢纽,能疏泄三焦水道,故肝脏的气化活动对人体水液吸收、转输、敷布、排泄等代谢过程亦有着很重要的枢调作用。《格致余论》有云:“主闭藏者,肾也,主疏泄者,肝也”。《医学衷中参西录》曰:“肝气能下达,故能助肾之疏泄”。故气行则水

行,气滞则水停。孟令军^[8]提出肝主疏泄能直接或间接影响津液、血液等精气的化生及其生理活动。若肝气不畅,肝之枢纽功能不和,气枢失调,势必影响肾与膀胱的气化,常可致三焦水道失利致水液停蓄而为癃、为闭或为水液泛滥之水肿病等。《血证论》云:“气与水本一家,治气即治水。……故小柴胡汤通达津液,而即能下调水道。”《伤寒论》中也有运用小柴胡汤可致“上焦得通,津液得下”的论述与治疗案例,这都说明了肝主气枢对三焦水液的枢纽作用。肝的疏泄既可调畅肺、脾、肾三脏的气机,使其气化有权,又可通利三焦,疏通水道,使津液运行无阻;同时肝经绕阴器,肝气调达,可疏利尿窍,以助肺之宣发、脾之运化、肾之开合,从而维持水液代谢的相对平衡。^[9]《难经》有云:“假令病肝脉……闭淋。溲便难”,治疗当注重调畅肝胆气枢。《金匱要略·论注》中谓:“肝气少舒,舒则阳明气畅……而小便续通”,小便通利,肿胀自消,当归芍药散、柴芍六君子皆可随证选用。《灵枢·经脉》有云:“肝足厥阴之脉……是主肝所生病者……遗溺闭癃。”《素问·大奇论》曰:“肝壅……不得小便。”均说明肝之气枢失调,导致肾与膀胱气化失常之病症。

5 结语

精气血津液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特征表现,《灵枢·本藏》说:“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肝主疏泄,条达全身脏腑之气机;血由心所主,但血量分配却得肝之调节;精藏于肾,需借肝之疏泄而通畅;津液的代谢离不了脾的运化,肺的通调,肾的蒸腾气化,但还需肝气的条畅;心主神志既需赖肝气的疏调,也需肝所藏之血的濡养。是以肝在气血运行、神志活动、水液代谢中起着“枢纽”作用。临床上的气血失和、神志失守、水液代谢失衡无不藉疏肝、和肝、养肝、柔肝中求治。

参考文献

[1] 裴正学.《血证论》评释[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34
 [2] 吴爱华,庞淑珍,宋从东.张锡纯对中医肝胆理论的创新[J].中华中医药学刊,2007,9(9):25
 [3] 孙广仁.中医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88
 [4] 胡素敏.纵谈“肝主疏泄”[J].江西中医学院学报,1998,10(2):69
 [5] 裴正学.《血证论》评释[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29
 [6] 孙广仁.中医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89
 [7] 缪希雍.先醒斋医学广笔记[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2003:58
 [8] 孟令军.论肝主疏泄精气[J].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90,14(3):15
 [9] 吴周选,陈社忠,王梅.水肿病从肝论治浅析[J].光明中医,2007,22(6):21

(本文校对:周然宓 收稿日期:2008-08-22)